

文学的“全球本土化”：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察

李 娟

内容提要：“全球本土化”所呈现的核心问题具有鲜明的跨文化意味，文化多元主义是当代全球状况的结构性特征。人类的文学是文化的表现，本身也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人类学对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对人的理解以及对文化整体辩证的观照。“文化翻译”与跨文化比较则是中国多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建构上的内在相通路径。跨文化阐释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有效策略，而世界文学则是民族文学世界化的最终结果。对于现代人类学思想方法的跨学科借鉴与整合转化，则有助于拓展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

关键词：全球本土化 民族文学研究 文化翻译 跨文化比较

人类学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说：人类学就是人类及其人生观。^①因为人类学，人类才在成为一个被思考的整体的同时成为个案调查研究的总体。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界性是由人类学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的两个面向的世界性所支撑的。人类学曾经借助进化论把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人群表述为分布在一个时间序列的不同点上的整体，也借助传播论把具有相同文化要素的异地人群联结起来，后来又借助功能论、结构主义支持不同人群的普遍人性——这些特定时代的学术都是在经验上证明并在认知上形塑“人类的一体性”。在经验研究和思想方法上，“世界的世界性”和“人类的整体性”是对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至关重要的观念，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主要贡献。“人类学是直接进入具体社会人群研究人类议题的学科，是以具体社会作为调查对象而以抽象的人作为关怀对象的社会科学。”^②这样的特点使人类学常常是关于文化的学术，这种学术在不同的情况下被称为“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者“社会文化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将整个

①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②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董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8页。

人类社会作为其观照的领域,并试图理解人们生活不同方面之间存在的相互关联。其特性就是基于民族志田野调查,同时致力于说明世界上存在着真实的文化多样性,并对社会和文化发展提出一整套理论观点。“人类性与民族性的探求,从人类学的视角进行审视,则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个人只有作为种族或社会群体的成员才具有意义,人类学就是依据种族类型来划分文化形式的。”^①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由来已久,在这个体系中,既有各少数民族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形态,又有以汉文化为主体,各少数民族文化间、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间的交叉互补与互溶互渗。“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史是由具有不同时间起点的各民族文学历史构成的,各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分进整合与多元互补从未间断过,这是中国文学史的深层文化结构。”^②“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使很多本土文化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消失,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认同和文化纽带的消失,使源自文化的焦虑感在民间蔓延,如何从文化失语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共荣,已经成为学界面对的重要问题。人类的文学是文化的表现,本身也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人类学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对人的理解以及对文化整体辩证的观照上。对于人类学思想方法的跨学科借鉴与整合转化,则有助于拓展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

“全球本土化”思想源流与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概念开始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被合成为一个新词“全球本土化”。“全球本土化”是美国学者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在《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他认为“全球本土化”就是多样文化的共存,是普遍化趋势和个性化趋势的同在。“全球场域”则是“全球本土化”的核心概念,这个场域由四个参照点组成,其中包括民族社会、社会组成的世界体系、自我和人类。罗伯逊认为:“一个人要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形成某种现实的看法,他必须要接受四种成分中每一种的相对自主性,承认每一种成分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另外三种的制约。”^③“全球本土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包含着多种时间上的变化以及由互动性的微观世界和总体性的宏观社会相结合的空间,‘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同时发生和展开,文化多元主义则是当代全球状况的结构性特

① 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人类学:人类多样性的探索》,黄剑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9页。

② 叶舒宪:《中国文化的构成与“少数民族文学”人类学视角的后现代观照》,《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

③ 罗兰·罗伯逊:《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征”^①，“全球场域”内的“本土化”可以建立在一种“跨本土”或“超本土”的根基上。

“全球本土化”是“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的双重过程。全球与本土是相互建构的关系，这种关系发生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之中。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存在形态，在长期发展中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大中华文化圈。文化作为民族基本生活方式的构成以及价值观念体系与内隐行为模式等要素的综合体现，是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各民族交流与发展的基础。民族文学则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民族文学具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学是指在多民族国家中能够反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并遵循共同美学标准，保持着民族文化传统和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创作并传承下来的具有民族特质的书面与口头作品。”^②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文学研究以文学人类学为标志，开始出现人类学转向的趋势。90 年代以后兴起的“文化诗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转向。“文化诗学”在对于文学现象的文化解释、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等方面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则直接借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不只是单纯的审美对象，同时还被作为族群记忆的载体世代相承，具有丰厚的文化意蕴，因而具有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解读的学理可能。“族群身份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可以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其中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载体之一。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从属于特定族群，甚至有自己母语，同时受汉文化的熏陶，许多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文化的‘特殊性空间’。由于这种‘特殊性空间’，族群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焦点。”^③但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空间”，使重新建构地方和区域成为可能。

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视阈

（一）文化的“本土化”固守——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诉求

文化具有民族性、区域性、人类性和全球性等特征。每种民族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保持文化传统、挖掘民族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的适应性是民族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社会与文化系统本身仍保持原有的文化与社会面貌，作为文化拥有者的民族或族群会保持和坚守着传统的知识信仰与道德习俗，通过个体或群体力量在民风民俗方面展示出文化固守的特性。这种文化固守也会借助语言文字、族谱文献与历史传说等

① 单波、姜可雨：《“全球本土化”的跨文化悖论及其解决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

② 孟昭毅：《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12 年 4 期。

③ 苏永前：《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以几个个案为中心的考察》，《思想战线》2012 年第 4 期。

载体来实现。由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殊的文化生态等因素影响,人类社会的文化固守往往会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某个领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而显示出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人类社会的文化固守体现在社会文化体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化样态或文化行为,文化的固守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调查者会发现共同体的个体成员或社会文化本身会维持着对原有文化体系的向往和回忆。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特征开始趋于同质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全球化”所引发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逐渐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热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在如此语境下,“文化的民族性”逐渐受到世人的重视。中国学界也开始关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并在文学领域内提出了多民族文学史等相关概念。但目前中国多民族文学批评与建设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汉文学不仅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主导地位,在多民族文学史建设中也处于理论指导地位。汉语文学史的表达方式和评价机制经常出现在多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文本之中,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①固守“民族性”则成为多民族文学史建构以及民族文学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文化的本土化固守”的重要内容。目前少数民族文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的淡化或丧失。在文学创作中,少数民族作家为迎合主流文化而淡化民族文化背景,致使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民族性”。“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建构首先必须要认识到多民族文学史是在多民族文化生态中建立起来的一种整体性文学史,它集中体现了各民族的独特审美意识。民族文学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对民族风格的持守。文学的‘民族性’就是指各民族文学与其他文学相比所具有的独特个性特征。”^②中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审美文化,并由此形成独特的文学表达与评价方式,由于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始终存在多数与少数、主流与边缘之分。

民族文化身份,在文化研究者看来是特定民族所固有的,是与生俱来的系列特征,民族文学创作就是对这种固有的民族文化特质的审美反映,文化研究的重点就在于揭示出文学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特征。在文学史格局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处于边缘地位。“少数民族文学不同于主体民族的文学思想和系统,其受制于现代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时代需要而处于被遮蔽的状态。”^③与汉文学相比,少数民族文学则被遮蔽在现代文学知识话语之中,话语资源缺失。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体发展趋势上是从属于汉文学的,虽说当时这一趋势是服务于统一的民族国家建构的,但这些忽视了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不利于

① 裴浩星:《论民族文学体系化建构的观念》,《文艺评论》2012年第5期。

② 何圣伦:《民族审美文化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还原》,《文艺争鸣》2013年第3期。

③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5-30页。

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发展,也不利于中华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构建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认同,要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吸收全球化过程中的有利文化要素,同时把民族文化融入到全球化的文化框架之中。少数民族作家可以在文学创作中呈现民族文化精华,让世人了解其民族文化,从而加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①。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诉求则是民族文化“本土化”固守的重要内容,文化固守理念对于建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二)跨文化比较的宏观视野——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

从历史文化角度看,人类正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才能实现和谐共存。间性理论是诸种理论观点的综合,其哲学基础则是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强调主体与主体的共在以及主体间的对话沟通与作用融合。文化间性则是主体间性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形式,主要指一种文化与他者际遇时交互作用与影响的内在关联,其价值在于异质性与对话性。文化间性以文化对话为根本,以沟通为旨归。跨文化比较则以异质文化中的双向阐发和异质比较、对话、融会来构成比较的新范式。而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则是将文学的内在审美属性与外在文化属性统一进行综合性的间性研究,民族文学的文化间性研究则是一种“深度比较”,研究者必须立足于文学并具有全球性视野。“从文学发生学上看,纯粹的民族文学在现代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则古已有之,这种族群间文化的交互影响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强大,新的族群离散与融合则会形成一种冲击力量。”^②在如此语境下,民族文学必然会以“形式重组”来直面民族文化的各种变异。

“文学的跨文化比较,其重要特征就是跨界性,研究范围则包括对不同文学体系的实证关系研究、各种不同文学体系之间的变异研究、建立在文学类同性基础上的平行研究以及追求多元文明时代的总体文学等。以比较视野审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则既要关注其作为中国文学内部次属文学的共性,也要关注它们有着不同原生传统的独特性。”^③民族文学拥有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又维系于某种精神传统,是一种具有承继关系和独特历史传统的文学。各民族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都表现出相互影响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同民族文学间的交互影响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它表现在民族国家以及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学之间。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各民族文学是在相互影响中共同发展的。”^④探讨民族文学之间的

① 何辉、周晓琳:《少数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② 孟昭毅:《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4期。

③ 刘大先主编《本土的张力——比较视野下的民族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15页。

④ 孟昭毅:《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4期。

相互影响和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则成为民族文学研究者的共同目标。“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建构”则意味着跨越民族与文学类型边界后的整合,具有一种多元性的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跨越与整合是国内外比较文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具有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的研究特性,重点探讨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总体发展中的贡献及其在中华文学史中的地位,主要阐发各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学关系及其交互影响。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从研究实践的过程看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学之间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融会贯通上。各民族文学与文化在多民族国家中总是在交互影响与促进中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主要探讨各民族之间的历史与现实联系,确认在发展中的互动性和整体性。而平行研究则主要阐释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各民族文学的独特个性及相互间的深层联系。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从根本上讲都是有关文学与文化系统的研究。因为任何文学作品或作家,都存在于特定民族的文化与文学系统中。在中国民族文学格局中,汉文学居于主体地位。从地理位置上考察,汉族处于中国各民族的中间位置。中国地域广阔形成了南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而汉族文化则是两者之间文化联系的中介。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汉文学与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是贯穿其中的主要线索。开展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要注意研究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还要注意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问题。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要以各民族文学具体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比较为基础,将各民族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进行比较。民族文学的跨文化比较,必须要在不同文化模式中同时进行,注重挖掘出其深层的民族文化根基和民族历史语境,并提炼出各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共通性,并最终向综合的“总体文学”逼近。

世界文学建构: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的全球视野

“从本质上说,‘全球化’是全球范围内的相互联结以及由此引发的多元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过程,它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全方位过程。从民族文化视角上看,‘全球化’既指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流动现象,也指不同民族文化在全球层面上的互动关系及相互影响过程,这一过程使民族文化从功能结构到发展模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必然,文化全球化在努力消除着民族间的文化隔阂,促进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对话合作。”^①虽然现代社会以显著的方式各不相同,现代性在每个地方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维度。在相互影响的层面上,全球化进程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被表现出来。每种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可以用许

^① 单波、姜可雨:《“全球本土化”的跨文化悖论及其解决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多不同的方式去解释。在全球化系统内部的互动所涉及的地方,这种模糊性是典型的,它提醒世人不可能仅因为相互间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就会变成“同样的”。人们的生活既不是完全全球化的,也不是完全本土化的——而是“全球本土化”的。所有文化都彼此卷入,任何一个文化都不是纯粹的唯一的,所有的都是混合物。只不过作为混合物,它们之间互不相同。“文化间性并不缩减文化的多样性,而是加强了文化的多样性,由单一文化身份转向跨文化身份。文化通过自身的关系构成自己,也通过与别的文化关系构成自己。”^①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认为:每个文化都必须在他者的隔绝和联系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点,才能释放它的创造性潜能。^②在社会文化人类学反思性的现代语境中,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想象共同体”性质才被逐渐认可接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认知性质和知识结构本身都带有非西方中心和非主流的倾向,这种认知结构推动着以少数族裔和弱势话语为特色的全球新知识系统的重构。人类学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等成为挑战和取代现代性知识观的学理基础。20 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西方哲学观上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过程,后现代的观念还表现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解构和西方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等,这些文化转向旨在回应现代性危机而产生的文化寻根思潮。这些对重构中国文化内部的多元文化理念和历史观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以跨文化对话为背景,参照国外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境况,我们应寻求更全面的解释框架,来重估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把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置于“总体文学”中加以审视并形成认识整体,重新体认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学,一旦跨越异质文化的藩篱,就会成为世界文学一部分。在全球化语境下,人类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从民族文学最终走向世界文学。”^③没有民族文学也就没有世界文学。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学或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就是世界市场与世界交往的形成。作为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现代现象,世界文学存在于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普遍联系之中。“从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世界文学的阐释,以及当代学人关于世界文学建构的商讨,根本目标在于冲破民族的局限性,让民族精神产品成为‘公共财产’,最终形成共同的世界性文学。在全球性的背景下,世界文学研究者必须在各民族文学‘视阈融合’基础上,超越国别、民族与文化的界限,以宏大的全球胸襟和文学理想,放眼全球语境中的各民族文学,避免浅层次和主观随意的异同比附,将比较研究真正推向深

① 单波、姜可雨:《“全球本土化”的跨文化悖论及其解决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

② 和少英:《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89 页。

③ 孟昭毅:《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12 年第 4 期。

人”^①。“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阈,有了整体性和世界性的审美尺度,在探究具体文学现象时,把研究对象看作是总体文学的某种折射,区域性民族文学因此而具有真正的世界意义。

结 语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研究的跨文化转向是民族文化如何对抗“全球化”的一种具体实践方式。文化交流常常会发生在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社群际遇时,交流发生的场所被称为“间隙空间”。不同文化的传统因素不断涌入该空间,彼此交融碰撞而产生新的文化意义。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把有着不同文化潜势的社群相遇看作是发生在“第三空间”的文化转化,这种文化互动在不断生成意义。“在后殖民空间中,霍米·巴巴等人在竭力找寻文化间对话发生的机制,从而提出‘文化杂交’和‘文化翻译’等概念。‘文化翻译’在这里是指不同文化间相互对译的需要,涉及到民族、种族以及信仰等方面,‘文化杂交’则被当做是持续翻译过程的结果,这是内在于所有文化的,也是来自对文化差异的理解。跨文化交流使本源文化的面貌发生改变,个人与集体的文化身份也会随之改变。”^②在中国多元一体文化中,中国文学是多样性的各民族文学的集体共和,少数民族文学则是一个集体的类型归类。“民族文学的研究并不是针对某个群体的创作,而是研究在文学视阈下文化的交融与整合。在一种系统化的语境中,民族文学则是在‘间隙空间’中的一种文化翻译与互动的结果,是关乎文学历史与政治策略的文学创作。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体现的是整体性的文化传统,研究各民族文学关系则包含互动、接受、影响、身份和译介,这是对各民族文学的再阐释,是建构整体文化的一种行为。跨国协作、多元共生与和而不同的观念可能是世界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文学的最终旨归。”^③世界文学是那些被其他民族阅读、理解和认可的民族文学。世界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建构有着内在的相通路径,就是“文化翻译”和跨文化的宏观比较。跨文化阐释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有效策略,而世界文学则是民族文学世界化的最终结果,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并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表达与理解则成为当代学人的文学愿景。

(李娟,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刘大先】

① 高旭东:《世界文学的跨文化反思与学科重估》,《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② 查日新:《空间转向、文化协商与身份重构——霍米·巴巴后殖民文化批评思想述评》,《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3期。

③ 刘大先:《从差异性到再融合: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各民族文学》,《南方文坛》2013年第3期。